

空凳上的書簡

共同著作人 | 何應豐、梵谷（吳偉碩）

（修訂演出文本）

這不是一個「劇本」。這是一個借文字和聲音「窺探」和「想像」在某種特殊境況下有關「異常溝通」的起點。十五場文本由「他」和「她」的框架起步，讓舞台創作人一起重構「哈維爾獄中書簡」牽引出的精神圖騰，追蹤眾生幾曾或依然身處的「存在」困局。

*他

*她

（他的「黑色信件」是完整自足的。）

（她的「斷續聲音」是插入的、干擾的、零散的、直覺的流動意識。）

（一）

真相

親愛的

這是我寫給你的第一封信。你可能會奇怪，我為甚麼會給你寫信？

想不到，寫這第一封信，竟然是，無比的困難。因為，我掌握不到，你到底在不在——

我在想像了很多天，想像著你；想像著，有這樣的一個人，讀得懂我的信，能夠不帶批判地把我寫的一字一句都種入心田裡。這是我此刻書寫的最終渴望，和我在年青的時候曾經渴望過的一樣，我盼望，有一個人，可以，真的，懂得，我。

它（指房間裡的空凳），就在那裡，等着你回來！

我，就在這裡，也在等.....

等，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你，明白嘛？

但我不知道，那個人是不是你。正如我不知道當日哈維爾在獄中寄給他妻子奧爾嘉的信，是要寫給那屬於現實的奧爾嘉？還是借她為名，而讓自己可以繼續扣連

那一牆之隔的現實世界？這就好像讀過一個和尚的偈語，見到樹葉在動，我始終卻分不清真實是「風在動」還是「心在動」一樣。我此刻在寫信，在對你說話，但是卻彷彿像回到少年時候一樣，寫作，不過是自說自話。可是，現在，我為甚麼還忽然要寫信給你？

今天，很多人來回這裡，都是和你有關的.....

我選擇站在窗台
望出街道
突然很陌生
像很久沒留意它
很多人
我呆望著
直到下一次有人敲門
直到
突然發現
有人從街頭凝望着我
那些眼神
那些
我.....

在給他妻子的第一封信中，哈維爾說道：最重要的是多寫信給我；你知道任何一點資料，那怕只是我們的草地熬過乾旱的消息——在這邊都彌足珍貴。你明白他寫這段說話的意思嗎？他知道他自己是在「這邊」，而她的妻子卻在「那邊」，這分隔的巨大能量，讓哈維爾突然注視起在此之前在他生活中那怕是多麼微不足道的事情，「草地熬過乾旱的消息」亦被放大到變得異常珍貴。一個被囚禁的「存在形式」，終於懂得謙卑地重新量度形成他生命質感的種種內容。哈維爾是被認識他的當代視為「偉大的人」，但他也就靠著認識到那條橫亙在被囚禁與原來享受到的自由之間那被清楚見到的裂縫，他才懂得低眉觀照自身所能立足的方寸之地。那是他的「現在」，僅僅生存在幾十立方呎範圍的空間內（這讓我想起貝克特《終局》裡僕人那開首的一段獨白），無論他置身於獄中那一個地方，這空間都隨他而往並且為他設置屬於他的心理界線——這就是裡面只有覆蓋著過去，但無從掌握未來的「現在」（很顯然，在獄中他的未來是被別人操控著的）。處身其中，他唯一的渴望便是要把分隔著「這邊」和「那邊」的縫隙進行修補，好讓他的「現在」得以擴大。這就好像量子論所顯示的以小窺大的原則一樣，所以他需要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訊息，他更殷切地需要實踐「發訊人→訊息內容→受訊人→訊息回饋」這個人類溝通行為的基本而循環的模型。哈維爾，被囚禁者，要同時擔當著發訊人和受訊人的身份；他藉著奧爾嘉這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才可

以始終把自己和他置身其中的生命世界連繫起來。對，不是物質的世界，是現象學所指的關於生命和當中現象結合的世界，也就是，佛說的，眾生色相。他不能因為自己肉身被囚禁便讓自己的精神也就此湮滅，所以，起碼他要思想奧爾嘉。對我來說，哈維爾寫給他妻子的信，那不僅僅是對愛人之間的想念，亦同時是呼喚，尋求著另一個可能是漂流在他肉身以外的靈魂的撫慰——那個，本來就是屬於他自己的靈魂；那個，能夠走在大地上目睹一切接觸一切的靈魂。

知道為甚麼我要告訴你這些事情嗎？

這個人委實與我何干？

哈維爾！

捷克？

我沒有去過

只是你

到過布拉格

才四天的經歷

記得

你曾因在那個地方給一個吉卜賽人騙去十元美金回來大事議論了一整天

我跟不上

不知和愛你有沒有關係

我就是跟不上

也許

我歸根不想

不知為什麼我沒叫停

我想

你那刻

沒真的看見我

我為什麼會想起這些？

我可真

如你想像般自由？

因為我自己正是一個在實行著「自我囚禁」的人呀！哈維爾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在獄中完成了寫給他妻子的第一封信，我那時候還年青，卻沒來由地在那年青的歲月裡間竭地思考著，或許有一天，我獲得了一個坐牢的機會，那對我未嘗不是一件樂意的時。我一直沒有對別人說過我這種想法，因為，話說出來也就意味著我容許別人窺探我那屬於「自閉」的秘密。

我 總是有發不完的夢

記得的
每天早晨都跟你說
你叫我將它都記錄下來
我
只想你聽
有些夢 多是噩夢
或離奇怪誕的
重複出現…

沒有你
我只是一個人
在床上
我相信
腦袋裝了一顆種子
發現它的時候
它已開花
到處播種
究竟是誰放進去的一粒種子？

我想，我早已經不能夠再像年幼時一樣，喜歡而且會隨意地在心中自己對自己說話了。從前，當我獨個兒走在路上，坐在巴士車窗旁，甚至是，躺在床上還未入夢之前，我的腦裡總會顯現著一句又一句串連著上文下理的句字，反駁別人的，因感觸而興起的，自我解惑的，甚至是自我安慰的……總之，就是有一個在說話的我，對著另一個在聆聽的我在交流著。這可以算是某一種形式的自閉吧，我，在說話；我，在聽；我，把我的思想和感覺都傳送到內心深處。這是真切的溝通，是最簡單，最完美的交流。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被關進牢裡，被剝奪了自由，那我這種自我的交流豈不是會因為不再受到擾攘而獲得它更純粹的體驗嗎？

而現在，我不知道，到底是那個喜歡說話的我說膩了，還是那個總是在聆聽的我覺得厭煩了；總之，這兩個「我」，在對方現身的時候，都選擇了缺席。我和我的交流，中斷了。

我不懂
從來不懂如何表達自己
你卻總有你的方法
不 只是文字罷了
我喜歡攝影
它不會動

像一幅畫
不像句子
句子中間總有很多沒完沒了的……
你明我講的是什麼嘛？
攝影令我幻想
開懷的去幻想
我
要的
可能只是這麼多
記得我們常去那間餐廳嘛？
那個總愛向我們推銷薄荷茶的侍應生
他總在茶杯旁放一朵小黃花
我總愛給它拍照
你不動一下眼神
只是
花
和我說話……

說話的目的到底是甚麼？又或者說，寫作的意義在那裡？從前，我以為我所注視的是我所說的內容，但我漸漸也懂得，那些現之為文發之為聲的東西，都不過是因為「情定於中，形諸於外」吧了。我們為一些事而引起觸動，原因可以很多，但唯一不變的事實，就是「觸動」本身。觸動是一種反應，如果一具肉體對外間加諸其身上的一切刺激都沒有作出任何反應的話，我們大概可以斷言，這個身體如果不是已經失去生命，就是已經陷入一個極不正常的狀態。說到這裡，我感到思緒出現混亂！是的，我害怕說出接下來的推論，我的自我交流中斷了，是否意味著，我不再動「情」，我的心已經對外在的刺激失去了作出反應的力量？如果是真的話，我，是否可以被推斷成為了一個不正常的人？

我知道，我是陷入了另一種形式的「自閉」當中，無論因為過去發生過甚麼事而賦予甚麼原因也好，此刻，靠著閱讀哈維爾在囚時寫給他妻子的信，我了解到，我已經把自我和外界隔絕很久了。在很久以前開始，我已經發現，我再無法給自己力量，去繼續承受這世界加諸我心靈的種種刺激，所以我把我的心囚禁在「這邊」，而讓我和另一邊隔絕。我，不再說了；我，不再聽了。

已經多天沒打電話給姐姐
她會擔心
我不想她擔心
她已經很多天沒出現了

我不可以寫電郵
他們會看到
我就是不想
忘記了
明天寫 遲嘛？
我沒頭緒
誰能預計到……
姐姐一定比我懂
不用你
反正你也不在我身邊
這麼快天黑
你有否想過月亮像一個零字
裡面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可是一個曾經帶著無比的熱情，為生活發生一切所觸動，而會滔滔不絕說出自己反應的人呀（那怕我僅僅是對著自己說話）！所以，我只能說，一定是因為甚麼東西發生了，才讓我變得如此珍惜言語。

沉默，是一種逃避吧，卻可以讓我假裝堅強地活下去。只是，我畢竟是生活在這個世界當中，我越來越發覺，如果我對這個生命世界再沒有任何想象，我的堅強最終也只會變得衰弱，甚至會變成破碎……

哈維爾被囚禁、他給他妻子寫信、他在信內說的一些話，這都讓我隱約地抓住了一些甚麼。是的，我需要一種力量，讓我得以衝破我為自己隔離於外而築起的界限。我要讓自己可以再次因為有所觸動而說話，所以，我要先找到那個讓我有所觸動的聆聽者，那個只要是讓我思念起便會生起要和她說話的人。「我」，已經不在了，我只有把本來「在聆聽的我」轉換成你。我想象，你在，我想象，我們相愛著，我想象，你在聆聽著，你在理解著——我，然後你會，把我安放在你心的角落。

今天想在牆上繼續繪畫
鉛筆快用完了
不想去買
總是要問上許多問題
為什麼
快填滿至窗框邊沿
我應向那邊沿繼續畫
你留下的線總是很長

我的
很短
今天嘗試畫了一條很長的
轉了很多個彎
那不像我
真不喜歡那種感覺
鉛筆 已很短了
筆心 還可鑽多久？

心裡想念著你，靠著檢視哈維爾寫給奧爾嘉的信，我再一次，組織我久未成言的心事。

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可以再次自說自話，因為我愛你，這，你明白嗎？

哈維爾的信，寫在1979年6月四日。

我給你的，在2012年12月30日。

(二)

在失去自由之下的胡思亂想

親愛的，

你知道嘛，我現在的情況。我已經呆坐了好幾個小時了。

你很難想像到，我現在正困坐在桌子前面，沒有特別要完成甚麼生活上的任務，也沒有在腦內堆砌出任何其他胡思亂想，我只是在一心一意的要對你說一些話；但在我要靜下下，專注地要對你說幾句私己話的時候，我卻想不出要對你說甚麼。生活難得可以靜下來，但偏偏在你可以而且能夠專心一意面對你自己的時候，卻發現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你都不能夠控制你所想要實行的事情，這無疑是一種折磨。

我想了又想，腦內仍舊是空白，過去連續幾天，在可控制的情況下我都會像今天這個時候一樣地維持著這一種狀態，專心一意地坐在桌子前面，想和你說些貼心的說話，但腦內一直都是空白。就在寫這句話之前我都不知道我的思想是如何由這封信的第一個字而流動到剛完成的這幾個字？

……………我停頓了好一會……………

我 一個人
終日對着電腦
手指 不停的按著鍵盤
反覆的
來來回回的
我究竟想找些什麼？
身體早不斷叫我停止
我睜著眼 卻彷彿甚麼也看不見
真的
今天 我突然好像記不起你的樣貌
說實話
我只信雙手捉摸到的……
對
鍵盤……

我又可真捉到什麼？
但不知怎樣
當你想碰觸我的時候
我總把你推開
像
推得很遠……

鍵盤字碼
彷彿有捉不住的距離！

我突然想到，當哈維爾又或者是其他人在最初被囚禁的時候，他們的思想情況，是否就和我現在所經歷的狀態一般無異？

我不知道，所以我設想著，我現在也正被被困在一所牢房內，我知道我沒有甚麼可以做，所以就不知道在此刻或下一刻我應該要做甚麼。我並不像某個現象學者所說的一樣，「人都是在世界煩忙著」；我並不忙，我只是煩。我煩正是因為我失去了自由，而無法自由地選擇我的「忙」。正如我此刻在書寫，本應該可以自由地表述我自己，我卻在煩惱著我無法選擇我的遣詞做句這種狀態一樣。前面那句話出自《存在與時間》一書內，而我那困於一室的存在狀態，無論是在肉體上還是在思想中，明顯地是屬於無所作為的，但作為一個正常人，我卻習慣是有所作為的；甚至乎，我正為滿足思念著你很想很想和你說話這個慾望卻又毫無寸進

這一個事實所折磨著，而正因為這樣，我對時間尤其注視。近乎是本能地，我需要讓自己忙著，好讓我不再感覺自己脫離了本應屬於正常的存在狀態，不再感受到時間給予我的過份壓力。所以，我在呆想。親愛的，你要好好的理解我這次關於「我在思想」的說話，我並非說我在控制著有計劃地思想著，我只是在讓我腦內升起的念頭無序地漂流著。我一時在回憶過去，一時在計劃將來，又從將來回流到另一段過去的回憶。總之，我腦內的東西就像大海的波浪往前翻滾而漸次消失一樣，不知道從何而來，更不知會在何處破碎。

我今天望着我的身體
彷彿我被鏡攝了去
猶如一部巨型攝影機
對準我
把我變成物體
我還須為這「東西」負責任嘛？
鏡 冷冷的
假如
算了罷……
沒什麼
真的沒什麼……
你和我
就是一點幽默感也沒有…

我想刺青！

我是認真的……

對，就是這樣，用呆想這行動本身，我讓我在這個空蕩蕩的晚上又消磨了幾個小時。好笑嗎？從一開始到現在，時間過去了，我本來想和你說一些話，但我做不到，而結果，我只是記錄了我在無能為力的狀態底下，我自己的意識是如何地流動著。這本來並不是我的本意。我唯一堅持到的一件事，就是一直都把注意力定在你的身上，是你，我把精神都放在和你交流這個心願上面，好等我可以持續地做一件我還可以自主的事情。而結果，我不再介意時間的存在，甚至乎我本來空虛的感覺也減弱了，我終於可以東拉西湊地對你說出一些話。時間在流動著，我的思緒也在流動著，我把我腦袋在期間的浮想記錄下來，我告訴你的就是這些東西。

或者你被我搞糊塗了，甚至你可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說甚麼。

我試試這樣解釋，在七九年十一月三日哈維爾寫給他妻子的信裡面，他東拉西拼地說起家常話，他說他計劃將來寫作「浮士德」劇本；他想他妻子可以給他買燈心絨布好準備將來做一套衣服；佛說他無聊時為妻子做了三件小飾物但又告訴他妻子說不喜歡她可以把禮物丟掉；他又說那一本書好看那一本書寫得很差；甚至說到旁邊一個獄友正對著收到家裡寄來的等一封信在哭、說到星期一晚上、星期二、下個星期六……

今天星期幾？
還沒有來……
胸部有點漲痛
又遲了三個星期……
外邊很涼
電視最無聊
但家 總得有點人聲
很久沒動筆
就只是剪貼
那是我「書寫」的出路
外面那群人沒有走……

不要叫我配合
不好意思
在我看來
假裝不了
最近看了一套紀錄片
關於一個自我流放的電影詩人
我想起你

……

你記得Tarkovsky在Sacrifice中那場火嘛？

看了，那又可以怎樣？

這些話意味著甚麼？或許別人都揪著他在這信內說過的話來解釋，好切實地掌握一個「偉人」的思想，但我，卻沉浸在他產生那些說話過程中的狀態。他說出一些我們可以視之為他想法的一些說話，但又有多少人懂得在產生這些瑣碎而不著邊際的話語時，他其實是被甚麼東西折磨著？在未明之前，在等待受審和判決當中，在尋常生活被連根拔起之後——在思念，一切他本來可以為之而「煩忙著」的……

一個變了調的生命，失去了新鮮的光彩，若果仍然要掙扎地活下去，甚至乎，希冀著要重新塗上已經變得黯啞的顏色，那就只有在無序與混亂當中緊抓著唯一可確認的。他，哈維爾，選擇了他的妻子；而我，這幾天來，緊抓著的，就是你。

這一封信，想對你說的，就是屬於此刻的一個我，和此刻的一個你。

親吻你，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
在信裡送吻
真不習慣
如果可以的話……

一切理不應這樣……

2013年1月5日__